

邵树亭 孙祥栋 著

州城日月

平定州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邵树亭 孙祥栋 著

州城日月

平定州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州城日月/邵树亭,孙祥栋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59 - 5821 - 0

I. 州… II. ①邵…②孙…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115 号

书 名	州城日月
主 编	邵树亭 孙祥栋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010 - 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焉松杰
印 刷	太原市达益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5821 - 0
定 价	4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描写的是日本侵略我国期间，日军派其精锐混成第四旅和十五大队以阳泉为中心，对我平定、阳泉、井陉、盂县、寿阳、昔阳、和顺等地进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和疯狂掠夺，逼迫我众多的良家妇女充当随军妓女慰安妇，而惨遭鬼子蹂躏，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为了民族尊严、领土完整，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平定为核心，先后成立了平西、平东、路北、路南等抗日政府，和太岳军区一道与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殊死斗争的英雄事迹。本书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我抗日军民的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与敌浴血奋战中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斗故事。书中的王家林、郭玉、郭珍、石昆林、贺珊、文瑛等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都是以平定、阳泉、井陉、盂县、寿阳、昔阳、和顺一带所发生的抗日事迹和英雄人物以及我太岳军区、平西、平东、路北、路南县委领导等为原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本书是否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当时我平定、阳泉、井陉、盂县、寿阳、昔阳、和顺、太岳军区的抗日英雄事迹，作者不可妄下断言，但见仁见智，历史自有定论。“前车之履，后事之鉴”历史绝对不可忘记。当我们尽情享受今天阳光灿烂、鸟语花香太平盛世的幸福生活时，切不可忘记那些为民族尊严、国土完整而流血牺牲的抗日英雄，一丝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平定州



目 录

第 一 回	井陘城敌寇布阴招	风雨夜英雄出囚笼	(1)
第 二 回	办培训鬼子藏祸心	入歧途姐妹陷虎口	(13)
第 三 回	陆耕礼装病辞县职	趁混乱弱女逃医院	(23)
第 四 回	返家园弱女重落难	明大义胡良迷途返	(33)
第 五 回	修据点鬼子抓壮丁	大戏院枪击王巨海	(42)
第 六 回	六祖庙银圆捐八路	下五渡中村良心显	(52)
第 七 回	平定城母女巧相聚	入洞穴腾远释疑团	(63)
第 八 回	敌情变八路袭据点	搞阴谋敌使苦肉计	(73)
第 九 回	盘龙洞八路袭军列	保清白小琴遭毒手	(83)
第 十 回	藏龙山敌据点被摧	宪兵队郭珍识奸计	(94)
第 十 一 回	游击队智攻马家峪	夺药品巧定瞒天计	(105)
第 十 二 回	武敏花痛斥陶乃平	平民愤八路军锄奸	(114)
第 十 三 回	奶奶庙石昆林求签	柏井村郭珍戏特务	(124)
第 十 四 回	娘子关惊现神秘院	真情女痛诉思夫情	(133)
第 十 五 回	饰太平鬼子办画展	神秘客悄进平定城	(142)
第 十 六 回	游击队董家巷宰蛇	东沟村蛇王抢花花	(153)
第 十 七 回	贪美色许世银投敌	逃活命两女爬墙头	(164)
第 十 八 回	老虎沟女八路锄奸	许世银心虚露身份	(174)
第 十 九 回	固关山蛇王选新巢	八路军发动百团战	(185)
第 二 十 回	开武馆笼络天下才	寿席宴劝降路林泉	(199)
第 二 十 一 回	借亲事巧取敌炮楼	平定城贺珊诉真情	(210)
第 二 十 二 回	救贺珈兄妹喜相逢	神兵降路毁线杆倒	(220)
第 二 十 三 回	堆儿梁人将遭全歼	三官庙贺珊巧脱险	(231)
第 二 十 四 回	巧周旋借刀杀叛徒	局势变成立文工团	(242)
第 二 十 五 回	卖水果智擒众特务	神子山刘三投八路	(251)
第 二 十 六 回	设圈套蛇王中巧计	明大义小文瑛还俗	(261)
第 二 十 七 回	巨城镇许瑛遭枪击	烈性女跳楼保贞洁	(271)
第 二 十 八 回	小文瑛设计擒张阳	游击队消灭红枪会	(282)
第 二 十 九 回	男扮女处死杨德瑞	巧计谋粉碎敌扫荡	(292)
第 三 十 回	顾大局不惜背骂名	谋大事何惧入虎穴	(305)
第 三 十 一 回	戏台前金牛露真才	平定城郭珍办婚事	(317)
第 三 十 二 回	露真情郭建勇求婚	文工团乐平演小戏	(328)

第三十三回	奸情露龙俭杀润成	元宵夜八路斩许豹		(337)
第三十四回	皇协军兵变郝家庄	驴马店李荣丧小命		(349)
第三十五回	护战友贾霞捐身躯	郭家女历尽千难归		(361)
第三十六回	丧天良慰安妇受辱	尼姑庵好心救难女		(370)
第三十七回	子弟兵解放平定城	区域变成立阳泉市		(381)



井陉城敌寇布阴招

风雨夜英雄出囚笼

第一回

山西省和河北省交界处。

古驿道旁的井陉城，这几天突然热闹起来，各种各样的部队骤然增多。鬼子的正规军、宪兵队、摩托兵、骑兵、皇协军、保安团、特务队、杂牌的汉奸队伍和其他各式伪军不时在街上出现，而且来去匆匆。正规军列着正步；特务、汉奸队伍歪戴着礼帽，戴着墨镜，身着长大褂或短衣灯笼裤，斜挎着盒子枪，散落在各个角落；摩托车、汽车不时在街上疾驶而过；皇协军、保安团军容不整，歪七咧八地游荡在街上不时发出吆五喝六的诈唬声；骑兵风一样的跑来跑去；宪兵队杀气腾腾。一刹那，井陉城鸡飞狗跳。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纷至沓来。一切预示着这里将有什么大事发生。

在井陉城城中大街一座大杂货铺的左侧是一所清末建筑起来的豪门大宅，蓝瓦瓦的一片，又高又大，整整占了足有半条街。这所院落的最外面，砌着高高的灰色砖墙，墙内宅院层层，层脊连云，檐遍鸟兽。这就是日本鬼子混成第四旅兼宪兵队部及总司令部的临时指挥部。大门前，有两排全副武装的鬼子持枪站岗。插着太阳旗的摩托车不时进进出出。穿长袍戴礼帽挎短枪的汉奸、挎洋刀穿皮靴牵狼狗的鬼子军官，有出有进，如穿梭一般。整条街阴森森的，很少有过往的行人，使人觉得有些窒息。

走进大门，穿过一条较直的走廊，再往右一拐，是一幢老式的二层阁楼，顺着弯弯曲曲的木阶梯就可以上了二楼。二楼上一所较大的房子就是因在平定强化治安有功、新近才被鬼子华北最高司令部提拔为阳泉宪兵队队长兼鬼子驻阳泉总司令和混成第四旅最高负责人、军衔提高为大佐的荻村的临时办公地点兼会议室。

此时的荻村身体有些发福，比在平定时胖了很多。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从他提拔之后，阳泉、平定以及附近县区抗日斗争的烽火越演越烈，他管辖的地区内几乎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不是汽油库被炸，就是炮楼据点被拔。鬼子、伪军、皇协军、特务队的驻地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骚扰，一些铁杆汉奸、特务头目莫名其妙被杀，“打倒日本鬼子”之类的抗日标语一夜之间贴的全驻地都是，整个荻村所管辖的地区一塌糊涂，石太铁路线不时停运。局势的惨变，治安的不稳，让鬼子驻华北地区的最高长官、荻村的老师岗村宁次极为恼火。他把荻村骂了个狗血淋头，并恶狠狠地对他说下了死命令，限期在两个月内改变面貌。如在两个月内改变不了落后被动局面、稳定不了治安的安全，将把他军法从事。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岗村宁次决定在河北、山西交界处的井陉城召开一次大的会议，做一些必要的部署和调整，以扭转四处挨打的被动局面。

为了讨好岗村宁次，荻村在会议前提前到了井陉，为岗村宁次的会议做准备，并把司令部临时从阳泉迁到井陉。

此时的获村像一头受了伤的野猪一样，“扑吱，扑吱”地喘着粗气，阴沉着铁青的脸，双手插在裤口袋内在地上来回踱着方步半天多了……他绞尽脑汁地苦思冥想，想着怎样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他思谋了几个方案都被自己否定，最终他想到了一个他认为较为有效的方法，那就是集所有驻阳泉地区的鬼子汉奸、特务、皇协军、伪军倾巢出动来个合围似的大搜捕，狠抓一批共产党八路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以及武工队的人员后严加拷打，以摸清我党抗日斗争整个的部署和领导层，然后针对性地彻底消灭。而且他还认为此项工作动作要快，要赶在岗村宁次开会前。他认为，在岗村宁次开会前，能抓获一批死硬抗日分子，破坏打掉一些抗日的领导机构的话，他就能重新在岗村宁次面前抬起头来，就能有效地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获村是个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家伙，在他确认他的部署完全正确后，他给留在阳泉坐镇指挥的阳泉宪兵队副队长、平定宪兵队队长小林板二下了死命令。在电话里，他用强硬的口气，极为严厉的命令说：

“小林板二，为了大东亚圣战的彻底胜利，确保石太线的安全畅通，我命令你在四小时内集结驻阳泉、平定地区一切可用的力量，在全阳泉、平定地区进行紧急拉网式地大搜捕。此举一定要迅速而果断，要从根本上破坏消灭抗日的一切指挥者和组织，抓捕所有抗日的死硬分子。记住，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掉一个。对所抓的死硬分子，有重要价值的立即押赴井陘，由我亲自处置提审。对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一律就地消灭，绝不能姑息迁就。否则军法从事。”

“哈依！”小林板二听了获村的命令之后，双脚一并，身体笔直地回答说，“请将军放心，我立即按您的指示开始拉网式的大搜捕。我不会让将军失望的。卑职会为大东亚圣战做出大和军人应有的贡献。”

一刹那，阳泉、平定一带阴云密布，鬼子、伪军、汉奸特务群魔乱舞，倾巢出动，各街道商铺、村落住处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杂乱的枪声、警笛声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惨叫声、敌人的吼叫声不绝于声，街上浓烟滚滚。被认为是死硬抗日分子的人在鬼子、伪军、汉奸特务刺刀的威逼下，一群群被押进了关押地，阳泉、平定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山区的秋季，气候变化异常，忽冷忽暖。一连几天了，老天爷板着阴沉沉的面孔。墨黑色的云彩像锅盖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一阵微风吹过，紧接着又呜呜地一下刮起漫天狂风。偏西北风吹卷着尘土和落叶，搅得天空半阴半暗，雾气腾腾。眨眼的工夫，狂风越加猛烈起来，霎时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直刮得天昏地暗。

在获村下了命令的第三天，一辆军用的绿色大卡车亮着刺眼的车灯，慢慢腾腾地行驶在平定通往固关的古驿道上。

此时的天空阴云密布，整个大地就像被一口大铁锅扣在下面一样，还不到两点的时刻，天暗得就像黑夜一般。

惊雷在一道道刺眼的雷电光闪中轰隆隆地炸开，紧接着，一颗大似一颗的雨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带来一阵大似一阵的大雨，倾盆大雨就像狂怒

的洪水猛兽被什么打疼了一样，发疯似的从天而降。雷鸣闪电，瓢泼雨柱使天漆黑，地昏暗，洪水从四面八方涌集而来，堤坝被冲塌了，大树被连根拔起，几十条急流在相互碰撞汇合后，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冲去，雷声更是一声接着一声，连成一片，怒吼撕裂的狂风一阵紧似一阵，直把个好端端的朗朗乾坤搅得乱成一团，没有一处平静。

慢慢腾腾行驶的绿色军用卡车刺眼的车灯似乎已起不了多大作用，照亮的仅仅是车前视线里的那一道暮色，迎面而来是滚动的飞石和泥巴，石头被卷在漩涡里，树枝灌木纠缠在河水中，军用卡车越走越慢，只听“吱……”的一声，汽车停在路中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车灯一下子熄灭了，军用卡车就像一只死了的大河马一样，倒在了淤泥杂木纠缠的河水中。军用卡车司机急得咧着嘴，喘着粗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想驱动汽车，但丝毫无用，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无奈地给负责这辆军车的日本军曹如实汇报。

押车的军曹和两个鬼子从卡车上跳下，围着军用卡车乱转，他们力求找出可以让卡车行驶的方法来，但转了几圈后丝毫没有办法。看得出，日本军曹的焦急，闪电下看得清，日本军曹长得五大三粗，身体甚是魁梧，脸盘很大且满脸横肉，络腮胡子布满脸的下半部，两眼放着野狼似的凶光。他是奉小林板二的死命令往井陉获村临时司令部押送七名抗日死硬分子的。这七名抗日死硬分子是小林板二送给获村的救命稻草，不得有丝毫差错。他深知稍出差错的后果。眼前的情景使他又急又气，但又没有办法。他只好把满腔怒气发泄在司机身上。他顶着扑面而来的风雨一步步走到车前打开车门，一把把司机拉出驾驶室，一个重重的耳光打在司机的脸上，怒声地骂道：

“巴嘎！”

军用卡车上所有押送抗日死硬分子的鬼子都自觉地跳了下来，一个个把枪倒背在肩上，像一群笨重的野牛一样，有的在卡车前搬石头，有的拉树枝，有的在没膝的河里试图推车……

就在押车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让卡车启动时，军用卡车马槽上的七个死硬抗日分子顿时活跃起来。一位年纪约二十来岁、长得十分白净、身穿一身庄稼人衣服的年轻小伙，用被捆着双臂的肩膀一碰同样被捆着双臂、长得甚是魁梧的成年人说道：

“王队长，得快想办法，难道咱就这样等死？”

原来，这位被年轻小伙称为王队长的人就是阳泉、平定一带赫赫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队长王家林。王家林年纪约三十三岁左右，身材魁梧，脸如满月，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上长着两道浓黑的剑眉，平时不多言笑，在老乡和队员之间极有威信。其作风干练，做事利索，言出必行，不怒自威。这次他和队员李小宝在阳泉河底镇杀了两个民愤极大的汉奸之后，潜入阳泉侦察敌情，住在铁货店时被大搜捕的鬼子、伪军抓住，当成抗日死硬分子，要押送到井陉获村那里。

王家林用眼神扫了一下被押在车上的其他五个人后，对李小宝说：

“当然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等死！不过得寻找个适当时机。”

没容李小宝再说什么，王家林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对所有押在车上的人说：

“弟兄们，我是平定抗日游击队队长王家林，咱们这次被鬼子抓住，除了当叛徒投

降外，只有死路一条。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做什么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都是骨气的中国人。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反抗也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与其都是死，我觉得我们还是拼一下为上策。就是死也要死的有点骨气，有点价值。如果大家都赞成我说的话，那大家就都听我指挥，看我眼色行事。弟兄们，我们是七个人，押车的鬼子也是七个人，只是比我们多了一个司机。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和鬼子拼一下。碰上这样的天气，也许是苍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活命的机会。大家如果同意的话就都点点头。切记，一旦和鬼子干起来，大家一定要下手狠，下手快，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用兵法上的话讲，咱们这也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押在卡车上的其他人显然被王家林的话所折服，他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每人的眼神上都又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和一种即将被解脱的喜悦。

王家林话音刚落，那个鬼子军曹突然又跳上卡车，用手电筒发出的光束照着押在车上的抗日死硬分子，似乎想发现些什么。但那些抗日死硬分子一个个低着头，似乎在睡觉，一动不动。

原来，日本军曹和所有押车的鬼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推动被陷的卡车，眼看天晚了下来，如果到时不能把抗日死硬分子送到井陉获村那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是知道的。目前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只好把主意打在这七个抗日死硬分子身上，他想让这七个人下去推车，又怕出什么差错，但他又想，抗日分子七个人，而他们是八个人而且还有武器，再加之这瓢泼大雨的鬼天气，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临行前小林板二对他的训话又响在他耳边：

“这七个人全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为敌的死硬抗日分子，其中很可能就有八路军游击队和他们地下党的重要人物。要不是皇军这次行动神速、保密工作做得好，那是抓不住他们的。为此，命令你必须在晚上十二点前，最迟在凌晨三点前把这批抗日死硬分子送到井陉获村将军哪里，获村将军要亲自审问。平定到井陉这一段路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不会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但你一定要高度警惕，严加戒备，不得有丝毫差错，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鬼子军曹显得有点左右为难，他发愁地看了看这漆黑的山谷，心想，在这旷野的山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倘若碰上八路军或游击队、武工队岂有活路？他也深知越是这样的天气，八路军游击队越是活动频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鬼子军曹前思后想了一阵之后，把牙一咬，命令鬼子打开军用卡车的后马槽，对车上的七个抗日死硬分子大声地吼道：

“下来！下来！统统地下来！”

七个抗日死硬分子一个个被强行推下了车。鬼子军曹像狼嚎一样地喝道：

“你们统统地过来推车！不推车，死啦死啦的！”

七个抗日死硬分子拥在军用卡车后面和两侧，用被捆着的臂膀顶住卡车，在鬼子军曹的喊叫下推车，但车还是一动不动。

一个鬼子指了指七个抗日分子被捆的双臂，对鬼子军曹说：“他们被捆着双手，根本使不上力。”

鬼子军曹显然十分狡猾多虑，两只眼睛转了几转之后，让鬼子解开了两个抗日分子的绳子，然后继续命令推车，但车子仍然动也不动。另一个鬼子又对军曹说：“解开两个人力量不够，只有都解开才能使上劲，才能把车子推出这危险地段。”

“都解开他们的绳子？跑了怎么办？”鬼子军曹显得十分担心地说。但除了解开所有抗日死硬分子的绳子让他们推车外，别无他法。于是，他让一个鬼子在一旁端着上了膛的三八大盖专门警戒后，才把所有抗日死硬分子的绳子都解开，命令他们和鬼子一块往外推车。鬼子军曹一边推车，一边吼叫道：

“你们要和皇军一起努力地推车，不准逃跑。不然的话，死啦死啦的！”

十四个人一起推车，但这个死沉沉的卡车就是丝毫不动。当然了，这七个抗日死硬分子是不会从内心出力的，但表面上看不出来。

就在此时，李小宝用极低的声音对王家林说道：“队长，是时候了吧！再不动手就迟了！”

王家林尚未说话，军用卡车居然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卡车的马达已发动着了，车旁边的石头、树枝先前已被鬼子清除，鬼子军曹很是高兴，他立即吼叫着命令抗日死硬分子：“统统地上车！快，统统地上车！”

此时已不容王家林多想什么，只听他雷鸣般的大吼道：“弟兄们，动手！一个对一个。李小宝，你先对付那个端枪的！要想活命就往死里干！”

说时迟，那时快！不容鬼子反应过来，七个抗日死硬分子便像发怒的狮子一样，一拥而上向日本鬼子扑了上去。王家林对准鬼子军曹当胸就是一拳，但这个鬼子军曹显然也不是吃素的，别看长得五大三粗，但身手极为灵活，显然他没有想到抗日分子会反抗，直气得嗷嗷乱叫，他把身子一偏让过了王家林当胸打来的一拳，顺手就抓王家林的胳膊。王家林没有让他抓住胳膊，而是往下一蹲就势来了个扫堂腿。鬼子军曹没有想到他的力道如此大。一下子朝侧面收不住身地倒去。借此机会，王家林顺手牵羊把挎在他侧身的指挥刀抢在手里，没容他起来“嚓”的一下便捅到了鬼子军曹的心窝上，鬼子军曹立即死于非命。结束了鬼子军曹的命之后，王家林拿着刀又朝哇哇乱叫的另一个鬼子捅去。眨眼的工夫，敌我之间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方显然占据了主动。然，李小宝负责消灭的那个端枪的鬼子却正在向一个抗日死硬分子开枪。李小宝一个鱼跃从侧面向鬼子扑了上去，这样把鬼子压在一旁，子弹射向另一边，没容鬼子再有动作，李小宝双手卡住鬼子的脖子，不一会儿的工夫，这个鬼子也翻了白眼。

抗日死硬分子没喊一声，没发一言，没有激昂的口号，拼着一股求生欲望，在战斗中，只有风在助威，雨在帮战，闪电在照亮，雷在擂鼓。短短的一阵子，七个手无寸铁的抗日死硬分子就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保住了他们的生命。这一战神速、痛快，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后人有一首《江城子》词赞道：

狂飚冲天，啼血飞，趁暴风，战狂雨。赤手空拳，搏战一群鬼。破出囚笼猛狮醒，死不惧，又何畏？铮铮男儿有骨气，天作帐，地作被，斩杀妖障不费吹灰之力。无声有声交加恨，仇必报，银牙碎。

这七个抗日死硬分子背着七条三八大盖，借着闪电所发出的光，冒着狂风暴雨迅速地离古驿道不远的高坡岭端撤去。在上了一个大坡后，看到前面隐隐约约地有一座庙，走到眼前才看清，这是一座不算很大的山神庙。山神庙的两侧长着几棵粗大的古槐，前后长着几棵松柏，庙里已是破落不堪，泥塑的各位神仙金身也面目全非，跌落的泥皮随处可见，但庙内仍显得十分阴森。

王家林让大家在这山神庙里暂且休息一下。大家都喘着气，回想着刚才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事过之后心里还有余悸，很有些后怕。王家林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对大家说道：

“弟兄们，这次咱们可是死里逃生。不瞒大家说，这次我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但没有想到这狂风暴雨的漆黑天帮了咱的大忙。说实话，真是苍天保佑咱们呀！”

说着，王家林笑了，大家也一块笑了。王家林接着又说：

“弟兄们，今天咱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把鬼子杀了，逃出了性命，也算是有缘，但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说说，下一步我们该咋办？”

李小宝直截了当地插话说：“我和王队长就是干打鬼子这行的，我们好说。你们中间如有做小本生意的或地地道道种庄稼的，总不能扛着带刺刀的枪回家吧？因此大家应该把自己是做什么的说说，然后咱再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个胖一点青年叹了口气说道：“我是姜家沟白家的人，是在口外走染房的，这次回家瞎打迷糊地让汉奸说我是土八路，就被抓了起来，要不是杀了日本人，我这条小命就完了。日本鬼子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算看透了，反正我家也没有什么人，王队长，你要是看我行，就让我参加你们抗日游击队吧！”

王家林还未表态，另一个个头较高的中年汉子说道：“我是寿阳芹泉村的人，前天进阳泉时忘了带良民证，就被特务便衣把我押到宪兵队，非说我是武工队，二话不说一顿好打，还让狼狗把我咬了一口，我腿上的肉也被撕下一块来。”

正在这时，一个身材苗条、声音柔细，打扮像庄稼汉的青年非常沉着地说道：

“王队长，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打日本鬼子的一把好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叫郭玉，咱俩应该说是同行，我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侦察科长。”

“啊！你就是郭玉？”没容郭玉把话讲完，王家林惊叫着说，“郭玉，你不就是双枪击毙汉奸头，孤身独闯伪军警备司令部的英雄郭玉？怎么你变成男子模样啦？”

郭玉摘下头上蒙着的白毛巾说道：

“不说你们也不知道，我这短头发哪像个女孩子。就是本村人，我不说话，他们也看不出我是个姑娘身。王队长你才是神出鬼没，飞檐走壁，行无踪，来无影的抗日大英雄呢！不是让鬼子抓住，还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碰上你呢？”

没容王家林说话，李小宝插话说：

“郭大姐，你怎么也让鬼子给抓了呢？”

“我是奉命来阳泉了解鬼子汉奸队伍兵力部署情况的。我装着卖菜……”郭玉用手摸了摸头发接着说，“也是我自己逞能抱打不平才被抓的。我走到伪军一大队部门前时，见一个伪军头头抢了一个老大娘的鸡蛋不给钱还要打老大娘时，一时生气上去打了伪军

头头两个耳光，就被关了起来。幸好把枪藏在城外了，就这样，伪军头头硬对鬼子说我是八路，我做事太鲁莽了！”

王家林、郭玉他们正说着话。突然一道白光从山路的弯处直射过来，一阵摩托车“哒哒哒”的响声由远而近。王家林和郭玉同时警觉起来，他们都认为这是鬼子的摩托车，鬼子是发现他们跑了，还是正常巡逻他们不得而知，但得做最坏准备，于是王家林忙让郭玉领着大家隐蔽在树林深处，他和李小宝举枪在一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以防不测。

摩托车仍在加大油门，往山头这边快速驶来，当王家林看清只有鬼子一辆摩托后，他们决定争取主动，立即和李小宝瞄准摩托车开枪。听到他们的枪声后，“哒哒哒哒……”坐在摩托车偏兜里的鬼子机枪手立即进行还击。但毕竟王家林他们在暗处，鬼子摩托车在明处，摩托车雪亮的车灯明显地暴露着目标。几个回合的较量，几声“叭叭叭……”的枪响后，开摩托车的鬼子歪倒在一旁。摩托车“嗖”的一声蹿下了几十米深的山崖石头上，“轰”的一声燃起了冲天大火。

雨慢慢地停了下来。王家林、郭玉、李小宝招呼大家把枪埋在森林深处的一片茂密的草丛深处，又和大家一块返回原地，把那八个鬼子的尸体抬到军用卡车上，打开汽车油箱，用鬼子军曹身上搜出的打火机，把汽车连同鬼子的尸体一起点燃。霎时间火光如柱，浓烟滚滚。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强大的火光把天空烧了个通亮。

天空的浓云慢慢地向四处散去，天渐渐转晴，透过稀薄的云层，时断时续地露出众多的星星，一闪一闪甚是好看，东方的天空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王家林和大家一一道别，他真诚地说道：“弟兄们，看来咱还得感谢鬼子。要不是鬼子，咱们还无缘相遇相见，更无缘共同干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算老天保佑吧！骑摩托车的鬼子也就是鬼子的正常巡逻，要真是鬼子发现追来的话，咱们顺利逃出也很难。分手后大家避开阳泉走小路绕道回家去吧！切记和谁也不要提今天咱们所做的事。鬼子并没有留下咱们的照片和所谓的案底。受了伤的弟兄们好好包扎包扎，不要让别人看出破绽来，咱们就此分手各行其便。弟兄们，再会！”

众人各自分散而行。那个胖一点的小伙坚决留下来同王家林一块抗日。临走时，郭玉动情地对王家林和李小宝说：

“王队长、小李，咱们就此别过，今后有需要我做的事尽管吭声。在搜集敌人情报这方面，我是有专长的。另外，咱们也都应该吸取这次鲁莽行动和情报不准而被鬼子抓住的教训。我走了！我得先回一趟孟县老家看看我几年来未见面的老妈妈和两个妹妹。”

说罢，郭玉大踏步地向一深山小路走去。

王家林和李小宝看着这位英俊漂亮的姑娘踏上一溜石头小路的尽头后，才慢慢地绕道而行。

军用卡车被烧、鬼子被杀、抗日死硬分子逃跑、巡逻摩托被消灭等一系列事件震惊了获村。他把小林板二骂了个狗血喷头。小林板二亲率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伪军中队赶到出事地点，为了逃避责任，他把这次事件归纳为事故，他给获村汇报说，这军车是

半路失事着火，抗日死硬分子一个也没有跑了，而是和押车的皇军一块被烧死了，摩托车也是在风雨夜中失灵坠入山崖才造成了惨祸。获村心知肚明是咋回事，但他也怕上司追查此事，更怕因知道真像后追究他的责任，于是也就装聋作哑认可了小林板二的汇报，并以此为准禀报上司，让小林板二妥善处理了事。

郭玉从槐树铺古驿道沿着崎岖山道一直走到黄安村，在那里和另一个侦察人员接了头，并向上级汇报了最近所侦察的敌情和发生的事情后，便绕道往孟县而去。一路上累了找个地方息息，饿了在沿路的小饭馆买几个烧饼吃点，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就来到河底镇的青龙观。

河底镇原来叫青龙镇，前清年间，这里曾是非常热闹的交易市场。嘉庆年间，天津知州、平定人氏蔡子正曾奉皇命在这里开炉铸铁，制造钱币。日本鬼子来了以后，这河底镇便成了敌占区。

郭玉绕过河底镇的闹市大街，沿着坑坑洼洼、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山路、踏进住在粪堆沟的舅舅郝维先家。

郭玉的舅舅郝维先是位很有名气的冶炼专家，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著过好多关于冶铁炼铜的书籍，后来还曾在督军府任过秘书，还在西斋任过教务长，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平定后，这位教授便隐居山林。偶尔也给村里的铁匠讲讲怎样炼铁的有关技能。他不当维持会长，二不到山西省府当幕僚，平时只是刨点地，种点菜。他认为自己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很难再有作为，能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足矣。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不仅县、镇、村上的大小官吏、平民百姓对他都很敬重，就连驻扎在镇上的日本军营里的军官也都很尊重他，见了他无不仰目佩服，都称赞郝维先先生是少有的贤人，堪称为贤良鸿博。

郝维先本是大阳泉村赫赫有名魁盛号家的二少爷。大少爷是法国留学生，就职于燕京大学。因为魁盛号家里的大、小少爷们、姑娘、姨太自从当家人郝风鸣去世之后，看样学样一律都抽上了大烟，光景一天不如一天，日渐没落衰败。郝维先一怒之下离开了大阳泉祖籍，搬到河底镇粪堆沟。实际上这粪堆沟原名叫“风嘴口”只是后来人们叫惯了变成了“粪堆沟”。这地名虽不太好听，但谁又能想到，就这既不好听又不起眼的山沟沟会招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

郭玉招呼也没有打便推门进了舅舅的家，一进门就喊：“舅舅、舅妈，您二老可好？”

“你是谁？”郭玉的舅舅、舅妈显然没有认出郭玉，面露疑惑地问。

郭玉把白毛巾一摘说：“舅舅、舅妈认不得外甥女啦？”

“啊呀，原来是咱玉妮！”舅舅、舅妈一齐上前拉住她的手说，“玉妮，你怎么能找见这鬼地方？难为你还记得舅舅、舅妈！”

“舅舅、舅妈，我哪能忘了您二老。”郭玉哭着说道，“我左打听右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这里沟沟套岭岭，洼地连坑坑，真难找啊！”

郝维先拉住外甥女的双手，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们这三个姐妹，本来都念书念得好好的，可这日本人一来，书就念不成啦！你妈现在身体可好？你回去告诉她，

就说舅舅我还藏着一张唐伯虎的字画，要是一旦能卖个好价钱的话，我会给她送点零花钱的！”

郭玉看着舅舅的脸深情地说：“还是舅舅疼我。舅舅，我很赞成你的做法，也特别佩服你，我认为你做得有骨气，就是不给日本鬼子做事，让大家都称你为开明绅士，很不容易呀！”

突然，郭玉的舅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并上了插销。

郭玉不解其意，惊奇地问：“舅妈，这是咋啦？”

此时，郝维先也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神秘、吃惊地问：“玉妮，你是不是八路军的探子？现在日本人到处缉拿你，你还敢来这里？”不容郭玉回答，他紧接着又说：

“孩子，你干这一行，我并不反对！可，你也太胆大了，这里放一枪，那里放一炮，能行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佩服你们八路军的，娘子关和平型关一战，可把小日本吓破胆了。我能为有你这样一个被人称做女侠女英雄的外甥女感到骄傲，脸上有光啊！”

趁他舅甥两说话其间，舅妈给郭玉煮了几个荷包鸡蛋，做了两大碗玉茭面疙瘩让她边吃边聊。

郭玉笑着对舅舅、舅妈说：

“舅舅、舅妈，我哪能吃了这么多？说到打日本鬼子，您二老放心，我的决心是不会变的，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和日本鬼子干到底。不过和日本鬼子打得有长期战斗的准备，就是打它几年咱也不怕，就和吃饭一样，性急不得，得一口一口的吃。”

郝维先给郭玉夹了一块咸黄瓜放在她的碗里严肃地说：“玉妮，你吃了饭就走吧。这倒不是舅舅不敢留你，只是这几天情势很紧，日本人、伪军查户口的也不嫌沟沟坡坡难走，一天不定几次来查，总来找麻烦。我是怕你有个三长两短啊！”

郭玉笑了笑说：“舅舅、舅妈，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昨天夜里在通往固关的古驿道上，鬼子军车、摩托车着起火来，你们说这是日本鬼子自己点着的吗？”

郝维先夫妇点了点头，不好再问，但还是特别提醒她说：“玉妮，你回孟县后，一定要让珍妮、珠妮自己管好自己，自家管好自家，千万不要到处乱跑。这年头，男人抓壮丁，女人抓军妓是常有的事，千万让她们小心啊！”

紧接着，郝维先又神秘地对郭玉说：

“玉妮，忘了告诉你啦，最近在河底镇、荫营镇新近各自成立了一个日语训练班，专教女学生，说是短期培训，半年毕业，拿到毕业证，就可以到保晋公司熔化厂或者日本株式会社当翻译，给的工资高，待遇好，已有几个女孩家报了名，目前难的是报不够名额，开不了课。你务必告诉你那两个妹妹，千万别上了当，不管干什么，能混口饭吃就行了。这年头，良心要紧，可不能听日本人的话说什么女子赶时髦，将来说不定还要到日本东京、大阪去当留学生呢。纯粹是骗人！”

郭玉正要说什么，大门外“咚咚咚咚”地响起了敲门声，紧接着听到一阵阵吼声：“开门！开门！”郭玉舅妈刚开了大门，一个端着刺刀的日本鬼子领着两个巡警气势汹汹地进来查户口。让郭玉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日本兵一进门见到郭玉的舅舅后，态度立刻

变得客气起来，双脚立定居然给郝维先敬了个军礼，并和气地说：

“郝先生不必惊慌，我们例行公事，查查户口。我知道你是大大的好人！”

那两个巡警都戴着大盖帽，镶着白边，一身黑衣服，打着白裹腿，系着棕色皮带，拿着一叠户口簿，听口音他俩是刚从别处调来的，他俩说着满口的井陘话，一见日本兵对郝维先的态度觉得很奇怪，更觉得不可理解，但他们心里多了个心眼，知道来这家可不敢乱诈唬，烟也不敢要，水也没有喝，只是礼貌地问：

“郝先生，你家里还有谁在？”

郝维先回答说：“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北平做事，都已在那里成家立业，只有我和老妻在家。”

其中一个巡警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脸突然变得阴沉起来，皱着眉头说：“郝先生，我们还得按规矩办事，还得打扰打扰你们。”

郝维先吃惊地问道：“要搜家？”

那个巡警“嘿嘿嘿”冷笑几声说：

“谈不上搜家，也就是按惯例前后院随便走走看看。你这前后院又不大，家里就是几间窑洞、一间瓦房、一茅房、一厨房。又没有外人，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吧？”

说罢，他便倒背着手掀起门帘推开屋门进去，后面那个巡警也只好尾随相跟，只有那个日本兵走到花墙那边，欣赏那棵还在盛开的白杨桃梅。

就在此时，郭玉从里院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恰巧那个巡警也刚从屋内走出，正想上去盘问，但郭玉却径直走到日本兵跟前说道：

“太君，这是我刚给郝先生送的杨桃梅花，好看吧！”

巡警慢慢靠近郭玉，用疑惑的口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我怎么不认得你？”

郝维先正要答话，郭玉笑了笑抢先说：“这位警爷，看来你肯定是个当官的，听口音是井陘人吧，自古以来平定、井陘一家人嘛。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平定城靠近孟县山底村的人，你一打听就知道，我专门给皇军送过花，上次皇军在平定城榆关门外的马号场开大东亚共荣圈大会，门口摆设着那么多的鲜花，都是我赶着马车亲自送到司令部的。不过这些花价格可贵啦。月季、芍药、芭蕉、仙人掌、玫瑰花、杨桃梅、丁香、紫荆、无花果，还有名贵的仙客来、什锦菊、万卷书，警爷你要是要花的话，明日我亲自给你送去，保证价格便宜，保你称心满意。”

巡警苦笑了笑，上下打量了这位身材不高、皮肤略白的“小伙子”说：“以后我要花一定麻烦你！”

巡警显然被郭玉的热情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也不细问。他们正要出门，日本兵拍了拍郭玉的肩膀说：“你的花种的好，我很喜欢。我们大日本全开的是樱花。樱花，你的明白？那是我们的国花。国花，你的明白？”

郭玉笑了笑说：

“太君，我的明白，明白。请问诸位你们知道中国的国花是什么吗？”

这一下可难住了这两个巡警和日本兵，他们苦苦思索，就是回答不出来。